



他其及夢情參

參 情 夢

及 其 他

傅 東 華 譯



上 海  
開 明 書 店

1 9 2 8

## 序

這里拉拉雜雜，長長短短的八首詩，都是我二年前譯的東西，陸續在小說月報上發表過的（二首除外）。當初我本想借此做一種「工具」的試驗，曾經發過一個願心，要在五年之內用同樣的韻語繙譯外國長詩一百種。後來因為毅力不夠，沒有如願做去；同時我的趣味也漸漸改變，覺的這種韻語也實在無謂得很，因此興味就慢慢減少了。也許我今後再不用這種韻語譯外國詩，那末這八首詩之印成單行本，就算是一種最後紀念，也無不可。

東華。一九二七年，十月廿六。

## 目 錄

參情夢 (The Pierrat of the Minute) E. C. Dewson .....	1
初雪 (The First Snow) J. R. Lowell.....	六三
布衫行 (The Song of the Shirt) Thomas Hood.....	六六
烏林侯的女兒 (Lord Ullin's Daughter) T. Campbell.....	六八
與夜鶯 (To the Nightingale) J. Milton.....	六九
阿龍索與伊木真 (Alonzo and Imogen) M. G. Lewis.....	九一
多啦 (Dora) Tennyson .....	一〇三
以諾阿登 (Enoch Arden) Alfred Tennyson .....	一三三

**參情夢**  
(The Pierrot of the Minute)



登場人物

月裏嫦娥

丕哀洛

佈景

小屈里盎農御苑之曠場。正中爲一多離式之廟宇，有塔  
迤邐下與臺齊。左爲扣關登小神像，有座。時爲黃昏。

(丕哀洛滿手握蓮花，背負小筐上。對廟像凝視。)

还

喜行程終了：這片林場定是了；  
感神明開導，我今遑囑尋來到！

我依命把蓮蹤尋找，

一路上小徑青青曲折多，

陰沉巨椽如張幃，

紫堇青苔軟鋪道；

這裡是途梢路杪，

回頭望，佛爾養的宮廷園囿，晶瑩猶未杳；

我來時，白芰青蓮作嚮導，

我隨行隨檢取，



參

情

夢

(5)

來至此光明殿宇，清淨叢林奧：

這正是愛神之廟！

(集花置扣關登像下；逡巡登廟階，甫上數級，遽

止步。)

丕

呵，這般寂寞令人怖。

怎沒個守廟祭師，虔脩信女？

怎神人不降一聲兒詔諭，

替我解這費猜詳一語？

(忽有極細笛聲自廟中流漾而出。丕却步；現極驚

皇狀；旋返臺前，踉蹌凝神而聽；逮樂止，丕面呈皇

丕

惑煩躁之色。)

呀，猛聽得銷魂音樂，

頓教我遽然欲活：

聽仙音，乍感觸，急欲把這謎兒解索：——

我因何到此來，我因何便是丕哀洛？

(嗒焉若喪，俯拾蓮花一朵，疊唱前詞：)

我因何到此來，我因何便是丕哀洛？

那般仙樂，這般寂寞，都令人殼棘；

想我丕哀洛，幹不了這宵征肅肅，

不

今番若是得回家，此地終身不來復。

呀，幾忘却那神識能解惑，

趁殘光猶在，何妨再讀。

(探懷出紙卷念介：)

『未曾戀愛的，今宵初試；

既會戀愛的，今宵再試。』

呀，我生平未用情，我不解情中旨。

我原來下愚——究竟情何似？

(續念介：)

『欲與愛神邂逅者，

須當一宿此林間，

將你途中所拾蓮，

撒向扣關登像前。」

如今所囑已遵行，單祇剩今這迢迢長夜無時盡。

沒奈何，尊聲扣關登，今宵呵護全仗您！

這裡看還有下文，只可惜夜色蒼茫辨不清。

（又作皇惑狀，既而忿然擲紙卷於地。）

還 哈，一張故紙寧有靈，承賜嘉謨已拜領！

（張皇四顧，見已影，遽驚；旋見所攜筐，大喜，出

酒罇，傾酒於杯而飲。）

丕

好友呵！我如今得你，

應不復感離羣况味。

看芬芳氣泡蓬蓬冒起，

穿透了晶瑩琥珀杯，若含有無窮喜意。

好友呵，我方纔忘了你。

此行料乏佳消息，慰情勝無還是你。

（回顧神像，吃驚介。）

阿呀，方纔戲言耳，望神人，莫動氣！

（又傾滿一杯，澆神像上。）

我今謹奠這一樽，

丕

您可以伴您足下蓮花飲；

看這區區分上望您多多照應：

丕哀洛，他要在您跟前打個盹，

願您賜他些甜蜜離奇的夢境。

祇願愛情來將他吻醒！

祇願愛情來將他吻醒！

（時夜色漸凝，細樂復作。丕集鳳尾草及樹葉舖廟塔  
下，粗成茵蓐。禱告既畢，仰臥其上。時已入夜。）

（低唱。）

又聽得樂縹緲遠方來；

這便是我心內冤鳴的返響。

我不知怎的這般感傷，這般悲愴？

却深怪向常時，怎的但知歡暢？

想當初，我興來時，趕着翠蝶兒飛，

我也便半個兒是蝴蝶，只是聰明難與他們比，

他們都配耦成雙，我却孤單無對。

唉，煞可憐，這種孤單無對！

我那黃鳥兒，語言亦累贅，

只從未把這事爲吾私語——我至此方纔領會：

聽林聲細軟，微風清脆，

原來是樹兒偷親嘴，

看這林間靈境，一朵朵的花兒，一株株的羊齒，

盡向他伴兒倚偎，彼此間心神領會；

高高處，野薔薇，

俯身兒，向處女似的紫蘿蘭求配；

便是那蓮花兒，也出落得嫵娜成對；

音樂呵，再來些！我受他那回音的暗襲，

官感上得着意外的歡慰。

我乏了，我乏了，遙想這幽林外，

我舊時樂事，方在進行，



我沉沉欲睡了，我要仰仗扣關登，  
把愛情這事，參詳印證。

(入睡。)

(笛聲續起。俄有森寒白光自廟中射出，照丕哀洛之  
面。既而嫦娥自廟出，降階，臨丕哀洛臥處。)

嫦娥 是何方俗子，

敢冒險宵征，

向仙家求配？

也不怕月光寒冷，

在這門廊睡；

這夜裏的情人無畏。

這俗子翩翩貌美，

一身兒雪白，溫柔，嫵媚，

他欲把仙家追跡。

夜裏的情人呵，

你要打點這門廊，

及早奔逃猶可及！

（嫦娥俯視丕哀洛：丕夢中動作。）

（喃喃自語。）

丕

扣關登，莫忘却把您的智慧盡量兒授賜

怎叫做「未曾戀愛的，今宵初試？」

嫵娥 蠢孩兒！此事只爭遲與早，

那個不哀洛曾逃過他的定數？

我若是警告他罷！他猶得及

遠過這迂長荒徑，逃出這青蒼林曲；

去覓他的伴當在那平康路，

要不然，這路再將無覓處。

他若是早回頭，仍可以過些安逸時光，

在那花兒鳥兒的芳羣豔伍。

看他貌美無儔，一副朱唇天生就爲尋歡作趣，  
儘嫵媚，微微彎曲

再看他一雙眸子，藏伏在銀樣眶槽下，  
像葉底蓮花亭亭開竚。

更有一派漫爛天真，一派溫文爾雅，  
流露出大家子孫風度？

是了，我將警告他，縱怕已經遲暮：——

那個丕哀洛曾逃過他的定數？

只是，你看他動彈了，他似已經覺悟，

扣關登的夢境囑他醒寤。

丕

但看他貌美無儔，

我若把個嘴兒親醒他，寧還有錯？

(俯身吻丕哀洛已，退入陰影中。)

(揉目介。)

天國的使者！暫留勿去；

若是個夢境罷，願君再顧！

此光是何光，此處是何處？

怎遠撇家園來茲星下宿？

(徐徐起身。)

丕  
且住，我記得這裡是愛神之林。

我來此，爲的是要遭逢——

嫦娥

(上前，而面蒙一幕。)

愛情！

(丕狂喜，投身嫦娥足下。)

丕

然則我已冒險遭逢着愛情？

嫦娥

莽孩兒！猶未曾，你若要做個聰明人，  
還留個矇矓趕歸程，逃者獲安甯。

丕

美人兒，決不行，非待我一覩豔容顏，  
我將長此勾留不復行。

你是水仙，是女神！是林間美人，

願你今宵暫且做凡人，教我以愛情，  
雖則我凡軀俗眼，經不起你那豔麗光明，  
可願你將面幕兒掀。

婦娥

(除幕。)

那末，傻孩兒，你的志願我終爲玉成：  
只須知你的疾病已深沉

丕 我如今喪却我的心，目的却達到。

婦娥 難道你不曾讀那神識的警告？

(丕拾紙卷起。)

丕 我來時把牠都讀了。

只除却那艱深地方未了。

婦娥 唉！淺學者，甯不知，

一知半解不如無所知？

這其間云何事，你會未細思，

且聽我爲君細說知。

(不念：)

丕 〔屈里盎農林子裏，中宵月滿時，

慎防月亮來親吻，告爾凡人謹記知！

有人尋她時，她將你擷取如花枝，

他犧牲一生，博得歡娛但一時。〕



不

(狂笑。)

帶我到卿仙閣去，

我爲此一時，甘把吾生作孤注。

嫦娥

既不嫌歡娛不永，

我便權做你一夏夜的情人。

侍兒們，你們都鼓起絃琴，

將他那俗頭顱毀滅了，換舊更新，

好教他權且做個真正的不哀洛，

領略些兒聖意仙情。

野薔薇，紫地丁，並一切林野仙人，你們也奏起仙音！

將他那弛脈勞筋，如灌仙醪令奮興。

我舞時，教他臥着蓮花看，

管教無外物來攪亂他的精神。

我這舞，輕盈協韻，將他的愛情勾引，

把他的心兒織入我的冠兒進；

你看時，且忘却往事前塵，

並一切歡娛，憂慮，煩惱俗人情。

多多的仙樂仙音，好教他的靈魂兒悅欣；

愛情，愛情，便是他一夏夜的情人。

(不斜臥，凝目觀嫦娥舞。舞畢，嫦娥以手招不：不

如在夢中，起身就嫦娥身畔。

丕 親愛的女中王，這般仙樂何由至？

嫦娥 昔日潘神他在安樂國中製。

丕 我不知何處曾經一度聞，

猶之玉容不知何處曾相識，此地也依稀曾一至。

只如今萬事俱茫茫，

除却玉容顏，並自身名氏亦遺忘

美人啊，你究是何人？請把芳名吐，

好教我諷誦迴環如數珠。

你是木精靈，我費盡辛勞將你尋，

你的芳名怎樣稱——是不是慰人心？

不相干事莫垂詢，免把良宵枉送去  
要知道，曉色動時愛情留不住。

不 誠然，卿言一何諒，對這般可愛慈祥模樣，  
縱芳名不識庸何傷？

我如今是你的弦琴；欲彈何調，惟卿。

嫦娥 我原來屈折隨人，人有求時，必應。

不 我非是不哀洛，却是司美神的鴿子，

我要在戀愛的懷中躲一時。

嫦娥 我是個月中仙子，你今求我云何事？

丕

趁鷄未鳴時，我可以有所恩賜。

可愛的月中仙子，

我見你走中天，常有星兒從侍，

今求你，把那些無宅的心兒擷取，

構成了一輛仙車，

叫一陣乳白色的蝶兒牽引，

吩咐侍兒用溫柔的聲音，委婉的樂聲，

驅牠緩緩歷天程；

你帶我在身邊，高高飛舉，

離開了這太陽所照的低處。

越過了彩虹，飛上了月宮，

進你那瓊樓玉宇；

我於是可以在你的懷抱——

嫦娥

這小子心兒太高！

我許你歡娛但一時。

你這般計劃，說得恁輕飄，

非是一宵能辦到。

豈除却這般高遠的希求，便無別的了？

還

我若求一吻，可算唐突？

嫦娥

我非是嫌唐突：只望你要留神！

膽大往往便是陷阱。

只看月吻過玫瑰，何等蒼白，何等容顏如病，

丕哀洛呵，你難道不怕我的吻？

丕 我如今譬人在來比安的荒原昏暈，

忽見着個起死回生的綠洲情景！

嫦娥 看遠處宛如棕樹綠沉沉，

但許是沙漠中的幻影。

丕 啊，可愛的女魔精，我不管是幻是真，

只自知茅塞未開，總得相煩指引。

嫦娥 那末你一定堅持？

丕

我確要這宗恩賜

(嫦娥以身就丕，兩吻相接；忽急縮退，作清脆笑

聲。)

嫦娥

唳唳，愛月的人兒，你怎的忽然色變？

丕

我觸着你的冰冷唇邊，不覺教人震戰，

只是我依然眷戀，眷戀着你這冰冷唇邊！

我接着你這如冰吻，不覺教人戰震，

彷彿是冰神在冰河坐鎮：

只是這般冰冷，却含着無限溫存，

使我周身血，盡如湯沸滾；



我從不解人生有這般樂境，  
像如此神聖美滿之吻。

嫦娥

這學生倒還聰穎！

如是：愛情的功課已經教了，  
警告已照例的徒勞了。

丕

假如上學都像這樣的溫存，

我從今逃學須應少。

還請你再加教導，我本愚頑難教——

只一遍兒萬難了了。

嫦娥

那末隨我來！到這可愛的愛神龕下，

你我且暫時憑靠，

直至烏語之聲將我召，

召回銀漢外我那仙家。

我如今願加教導，

因覺你對「愛情」還只是領略皮毛。

丕

牠(愛情)那種甜蜜的文法，我當漸能澈了，  
假如牠的一切法規，盡在你眼中揭曉。

(嫦娥坐廟階上，丕以手支頤，臥其腳畔，凝目而

視。)

丕

這樣參詳頗饒味道！我的五官百感，盡巴望，

長此做你的學生，長此受你的教導。

你那光輝的口吻，休要避着我，抬得恁般高，

這其間馥郁芬芳，包含着一切南方的香料；

你那閃耀的容顏，愛人兒呵！也休得背着我，向外朝，

因牠若外朝時，我的一切光明，便爾隨牠俱杳，

且讓我細加研考，直至一行行俱得隨口兒念道，

譬猶習音樂，讓我一字字的推敲；

女子啊！舉起你的鬚長睫毛，煩你再番微笑；

這樣的研求，獲益應須不少。

(握婦娥手)

嫦娥 尊重些兒，休要輕佻！

丕 (情急。)

我一心研究意無牠，少靜莫喧譁；

你是我的星象，我是你的天文家！

你的唇邊安排着幾何圖畫。

(吻其手。)

嫦娥 這寧是學生態度；

你向學精誠我贊許；只休得恁般急遽。

你須知入門尤應窺堂奧，

學須實踐方生効，

若不經問難功夫，便算是分心慢教。

你如今且作謙恭貌，

待我命幾道簡易問題，把你的才情考。

丕 我如今低首下心，

預備她命題將我的才情考。

嫦娥

(手一裝潢精緻之薄皮小冊，按書發問。)

云何是愛情？

是下愚，

是悲感，抑懽忻？

快樂是否其中主成分？

這其間，有無多寡可曾尋？

云何是愛情？

(以極謙恭之態度對答。)

謹對勞清聽，

「戀愛」是，無窮滋味下愚情！

這其間，悲感懽忻兩俱存；

兩俱存！

情愈堪傷味愈真，

謹對勞清聽！

嫦娥

煩君講，

丕

戀愛從來何處藏？

牠居處可能長，

可能長？

你獲得她時怎護防？

煩君講。

際春陽，

戀愛來時喜跳踰：

遍山遍谷生機暢；

乍歡暢，

牠却又棄爾如遺任惆悵，

原只是一場欺誑

婦娥 聆君對答我心悅：

如今你問我作答。

不 自從我見識您仙家，

我的心兒已變花，

已在您那胸膛掛。

故若您一經攢我出這門廊外，

可憐我這無告凡驅，

將何處復識愛情所在？

我的心兒已被您扣留，



我將怎地將牠收？

嫦娥

從此愛情牠將越山谷，穿林藪

迴翔高舉一似燕遨遊，

牠前奔，你後逐，從此永無休：

牠亦有時歡躍暫停留，

只是禍意包藏若病深沉難得瘳！

凡人經月吻，

從今莫想把心收！

美人兒，難道我，

永難脫這沉沉重擔愁！

丕

終沒個知心人，

報我這一片苦追求？

難道您，要將我的心兒永扣留？

明知天上姻緣難得久，

寧覓個地上凡軀作好逑！

婦娥 這便是天數恁安排，

你縱心堅命不由！

你欲在人間覓我只徒求！

任你向野女村姑求匹耦，

只無如摯意真情難得覯：

交際場中寧乏佳閨秀？

欲見真情幾曾有！

〔丕〕美人兒，聽卿言，不由人心灰意冷：

如今此事且暫停勿論。

〔嫦娥〕你因何忽爾傷心？

〔丕〕我有言難啓齒。

〔嫦娥〕  
(作撫慰狀)

來，你但說無妨事！

〔丕〕難道「戀愛」便只這般苦學，沒個時間嬉戲？

〔嫦娥〕戀愛本無須休憩，

不 今姑且順從尊意；且說你愛甚般遊戲？  
甚般遊戲，是月裏的小仙娥所喜？

抑只肅穆安恬長似此？

婦娥 她們雖則恬靜端莊，却也貪圖嬉戲：

她們和星兒跳舞，彩虹兒是她們的玩具。

不 這般遊戲輕易寧能舉！

婦娥 在凡人原非易舉。

不 這便如何是好？

婦娥 人間遊戲你可曾知曉？

不 有一種素所諳曉。

嫦娥 牠倉卒可能傳教？

丕 只須學一遍兒便了了。

我須先坐近你的身。

嫦娥 只休得這般貼近。

丕 此着殊難少，你不久自能分曉，

將你的手兒攔此處，

這上面塗着冷冰冰的夜露。

嫦娥 這個有何用處？

丕 勿動，勿動！這遊戲便該如此做

嫦娥 那末我的手在此處。

參

情

夢

丕 我將我的覆上。

嫦娥 以後我該怎樣？

(遊戲開始。)

丕 將你的手兒速抽去。

嫦娥 這不免太匆遽。

(兩人繼續遊戲，丕終攫嫦娥之手。)

(笑介。)

遊戲完了：我算贏來你算輸。

(欲前擁抱嫦娥，嫦娥閃避，繞臺而奔；丕追之，終不及。)

婦娥 你的步兒究竟不用中。都只爲，

有人欲把月光追，速度還當加倍。

丕

(頹然而坐。)

我心灰了，我身疲了；

你既不我愛，我不欲遊戲了。

(丕以手掩面：婦娥俯身而問。)

婦娥 你忽爾灰心，是何意義？

丕 這也無庸告你——

你只將吾弄戲。

婦娥 子言差矣；我委實真心愛你！

丕

聽卿言，令我喜，只心中惴惴未已，  
怕你依然是弄戲。

嫦娥

我並非弄戲：雖則到天明我須將你棄，  
此時却委實真心愛你。

丕

然則對此神壇，當茲聖地，

請納我一片愚忱，還讓我聽卿信誓！

仙家自古嬪凡人，你我不為破例。

嫦娥

你我既唇脂相親，

何必還須起誓？

丕

那個保不住你不中途變計！



嫦娥  
你無須這等狐疑，

你且坐下了，

聽我說幾段天上閒情用來安慰你。

不  
請你說你那暗澹的安樂地，

你和仙娥們在彼怎生居起、

嫦娥  
(坐介。)

說起那安樂地，一片清幽似水；

那方空氣忒稀微，不適凡人呼吸；

我們那座仙宮，緊傍着一片清池起？

琳瑯琥珀作圓穹，已不知幾千萬禩。

四周遭穿鑿着萬戶千門，

璀璨輝煌，莫非是珍奇寶異。

內中有個清真室，

住着我們那聖靈母氏，莫憶何時始：

她神情月般靜，顏色月般灰，

把月中的碎石綴衣，細碎的珠兒鋪地；

她那寶座是一方晶瑩紫石，

她掌的是人間離合悲歡的命籍；

我和姊妹們鞠躬環侍，

靜候她頒發綸音懿旨。

丕 這森嚴寶殿注人生死，

大約便是苛絡索和她兩姊妹的佈置！

嫦娥 那却並非如此，

他們的國家和我母親的，風馬牛無關彼此，

我們那里是心的王國，

一切夢中人，一切多情種子，

誰也尊重我母的威權，順服我母的統制。

丕 可不是？便是我丕哀洛，也被她牽引到這清幽林子。

嫦娥 這也何止你如此！

我嘗見姊妹們，

穿羣星，降下凡塵，

從窗上欄杆去窺探凡人；

有的睡正深沉，她們把好夢去勾引，  
有的她們忍不住和他親脛。

只經這一來，一個個顛倒神魂，

一個個哭笑無端，

渾忘却清明情境，

從此言言歲歲，歌唱着消磨夢境——  
永遠是月亮的情人！

(言下感慨。)

丕 可愛的月裏仙人，你緣何忽爾傷心？

(笑介。)

嫦娥 這也無須動問。我爲君細說煞費精神，  
你欲待用何報稱？

丕 一切惟卿所命。

嫦娥 我欲聽，

人間男女怎生用情。

丕 我爲卿言卿細聽。

嫦娥 你說時須簡淨，

爲的是良宵將盡。

丕 我嘗作宮闈內侍臣，所言良可信：

祇因那里是，交際場中第一程。

嫦娥 怎說是交際場中第一程？

丕 便是說，第一流情場人品，

其餘皆齷齪，料仙家不耐聽。

我是個風流小使，

我也曾提調舞庭，深閱歷情場酬應；

只是仙家呵，你若願意時，

你我空論不如實證！

(丕攙嫦娥起，相扶至臺前，以極謙溫態度，俯吻其

手。)

嫦娥 我如今演的是何等樣人？

丑 你是個極神聖的侯爵夫人！  
只態度間稍欠莊敬。

(行過嫦娥之身。)

好呵，這一來頗有進境！

只還缺少扇兒一柄。

嫦娥 這般涼夜須扇何爲？

丑 這是我們的劇中必須具備。

嫦娥 (擷蓮花一枝在手。)

那末扇在這里！  
你用時須留意：

這是美人兒最厲害的武器！

嫦娥 我們以後該怎樣？

丕 你我開始談講！

嫦娥 祇是講什麼呢？

丕 且看那火熱情場，熙來攘往；

有的爾雅端莊，有的態度輕狂，

有的心懷險詐，却貌作慈祥，

你我且將他一個個細評且，漫揄揚。



不看那伯爵夫人，麗服紅鑲？

婦娥 真箇是可人模樣！

丕 却須知人不可以貌相——

俗語道：「美人兒別具心腸。」

婦娥 看她面頰紅潮漲；豈也是作偽喬裝！

丕 美人兒大都殘忍沒心腸！

婦娥 這不免言之失當？

丕 我語語都真相：

便是你，也無非這樣。

婦娥 你這般伶牙俐齒；年少人不當如此。

參

情

夢

不 我會作宮闈內侍，見聞膽富方能是。

嫦娥 你語語不離宮闈，我有些兒厭聽——

不 莫高聲！看那邊王后進！

你須得鞠躬，只莫過於恭敬。

嫦娥 你此言用意我難明！

不 雖則她戴御王冠，

論爲人却不堪畏敬。

嫦娥 你這人兒忒稚氣，說話兒不懷好意。

不 這是一宗好玩意——牠名字便叫「肆誹」。

嫦娥 這話兒我厭聽了，不如其已。

丕 那末，稀有的侯爵夫人。

你我且離開這熱鬧場中，到林間散步一回。

(於是丕深鞠躬，嫦娥曲膝答禮；相將繞臺而行，追至神像前，丕遽握嫦娥之手而長跪。)

嫦娥 你如今欲待何爲？

丕 啊，只求你，怎麼的，除非你！

嫦娥 難道這也是你那喜劇中的一齣？

亥 哦，你得再相挖苦！

我雖則百端譬喻，尋歡覓趣，

解不得我胸中情苦；

雖則你媚容顏，作我遊朋戲侶，

澆不得我滿腔情火：

我心高志大，所欲難形言語，

美人兒呵，可憐見我用心良苦：

趁時間未盡，將未傳授的課程，

煩卿一一都添補！

不 婦娥 住！住！便如今已將近曙。

不 爲卿故，晝夜原無異趣。

（對婦娥作哀求狀，婦娥遲疑片刻，忽以手掩脣，示

不勿聲。）

嫦娥 晚了晚了！聽！聽！難道不聞鳥語！

丕 鳥語鳥語！可歎良宵已去！

嫦娥 可愛的青年，與君長別了：這鳥聲將我召去。

（臺上漸現曙光。臺後音樂作鳥語啾啾之聲。兩人相

對瞻視，已而丕倒身而臥，以手覆面。

嫦娥 （俯臨其身。）

侍兒們，奏起仙音！

使溫甜睡夢將他那疲乏的感官淹浸，

將曼陀羅汁塗他那勞倦的雙睛，

俾醒時往事都如影。

俾和他那夏夜的情人，

歡樂都如夢境。

夢境，夢境，你醒時萬事都如影，

只雖明知夢境，仍不免怒爾傷心。

長別了，睡眠人！長別便在如今，

只將我的遺痕，在你的額上牢牢鑄印：

莫忘我慈愛多情，

我爲君初關象牙門。

我如今高舉返天庭，

從今後踪影難尋：

你却是朝朝暮暮，靈魂兒受吾管領，

受月光顏色淡如銀；

任你向人人探問，

再休想，見你那情人踪影。

任人人待你有恩情，

却收不住你那放蕩的癡心。

你既經月兒親吻，將長此顛倒神魂，

終沒個人兒稱你心。

長別了，睡眠人，且和你那運命偕行。

〔嫦娥退：有歌聲自後方傳出：時已大明。〕

嫦娥之歌

睡眠神！煩你撐着傘兒，

遮蓋此人腦頂，

好叫他醒覺時，

萬事依稀如影。

戀愛停留不永，

祇夏夜須臾之傾；

到天明便得遄歸，

回返到那星圍仙境。



睡着罷！戀愛已在你身上蓋印，

雖則是我遠分離，

雖則你前塵都似影，

你的心魂却永遠受吾管領。

戀愛停留不永

祇夏夜須臾之傾

到天明便得遄歸，

回返到那星圍仙境。

（歌輟幕落不猶酣睡未醒）



初雪  
(The First Snow)

J. R. Lowell 作

姿

情

夢

(63)

薄暮雪初降，

曾經整夜忙，

已默把田疇大道，

深深鋪上一片白汪洋。

一樹樹樅，杉，北美松，

盡蒙着銀鼠皮兒價貴昂，

便是那榆樹貧枝上，

也莫不是珍珠累寸鑲。

聽雞啼聲似障，

出自克拉拉石<sup>\*</sup>新蓋雞棚；

看秧雞凍僵，

滿身上鵝絨軟裝，兀是向雪裏飛翔。

參

我佇立當窗，  
把這天上無聲工作凝神望，  
見一陣雪鴉掠過，  
煞像以黃葉亂飄揚。

情

我心在奧鉢恩那甜蜜村鄉，

有個土塚，旁豎着小小的墓碣一方；

夢

想正是雪花層層輕覆上，

警林間知更雀，把雛兒包圍在襪。

(65)

我那小梅白兒開言講，

說道，「父親，這雪是誰使降？」

我說是那善心兒天父，

眷顧我們這下界人疆，

參

情

我重又把雪花凝望，

想當初那土塚層層累上，

也宛似這般鉛鑄樣的穹蒼，

夢

映着我們那初領略的巨創深傷。

參

又憶當日漸煉就熬忍心腸，

也可譬雪自雲頭降，

一片片覆護着我們的巨創，

並把那觸目傷心的癥痕深掩藏。

情

我又低聲兒說向那孩兒耳旁，

「這雪使萬般皆絕響，

愛兒吓，除卻那天父慈祥，

更有誰能降！」

夢

(67)

我於是吻她，但覺雙目昏花淚滿眶，

她亦獻吻相酬償，

卻怎知我吻的是她姊，

如今身在那積雪漸厚的泥中藏！

一九二五年九月，譯於西湖。

\* *Ortaria* 一種之大理石。產於意大利之 *Ortaria* 故名。



# 布衫行

(The Song of the Shirt)

Thomas Hood 作

有個婦人襤褸無人形，

危坐兢兢作線針，

指尖痠痛指皮裂，

險亦低垂重不勝。

一針，一針，復一針！

腹空身垢不堪貧；

卻兀是，放聲高唱調酸楚，

唱個歌兒名曰布衫行！

參

「工作，工作，復工作！

遠處雄雞啼喔喔！

情

工作，工作，復工作！

直至星光照進屋！

夢

吁嗟不若爲奴隸，

得事強蠻突厥人！

安有慈悲耶教國。

忍看婦女不自救魂靈！

「工作，工作，復工作！

直至頭旋如轉轆！

工作，工作，復工作！

落得雙眸俱昏濁！

一條，一縫，復一釘；

一條，縫縫，又釘釘；

迨到卸成已昏睡，

夢中猶自苦縫針。

「吁嗟男子們，爾等俱有親姊妹！

爾等俱有妻子和娘親！

爾等衣衫非布作，

直是生人「命」織成！

一針，一針，復一針！

腹空身垢不堪貧；

我爲他人作針線，

無異自縫衣服打點裹尸身。

「我又緣何笑死神，

嫌他相貌太猙獰？」

我見死神無畏懼，

爲他酷肖自家身。

他今酷肖自家身，

爲我時時「禁食」落得這般形；

吁嗟天上神！怎可麵包恁地貴，

反教血肉價微輕！

「工作，工作，復工作！

我這辛勞無暇得呻吟；

借問勞資能幾許？

半塊麵包，一牀稻草，滿身襤褸不能溫。

屋漏室空何所有？

一張桌兒，一條椅子破零零；

四壁蕭然誰復至？

多虧得自家影子時伴我孤零。

「工作，工作，復工作！

煞如急調聲聲促；

工作，工作，復工作！

譬彼罪囚將罪贖！

一條，一縫，復一釘；

一條，一縫，又釘釘；

直至心頭狼狽甚，

手凌且復腦迷沉。

「工作，工作，復工作！

隆冬早足須點燭；

工作，工作，復工作！

春日豔陽漫無覺，

忽聽簷頭燕子聲，

啾啾爭自覆雛嬰；

故把喜姿頻賣弄，

惹人頓又訝春臨。

情

夢

「呀嗟上有青天覆我頭，

下有綠草藉我脚，

櫻草，蓮馨空自開，



安得芬芳一接觸！

我欲暫忘貧窶愁，

我欲暫忘衣食促，

願得開懷享樂如常人，

便祇一時心已足！

參

情

夢

「吁嗟便祇一時心已足！

莫道限期太迫促！

怎奈不遑希望，無暇展柔情，

暮暮朝朝皆愴心！

(77)

有時悲極唯暗泣；

泣罷差可舒胸襟；

卻又苦淚含眶不敢墮，

爲恐墮時妨礙線和針。

參

情

指尖痠痛指皮青，

臉赤低垂重不勝，

有個婦人襜褕非人相，

危坐兢兢作線針。

夢

一針，一針，復一針！

參

情

夢

(79)

腹空身垢不堪貧；

兀是放聲高唱調酸楚，

唱個歌兒名曰布衫行——

願得聲聲傳到富家人！

一九一五年九月譯於西湖



烏林侯的女兒 (Lord Ullin's Daughter)

英國 Thomas Campbell 作

參

情

夢

(81)

有個會長向高原趕路，

呼道『船夫啊，莫耽誤！

我與你銀鎊一枚，

快把我二人擺渡。』

「是誰人要渡落垓湖——  
要過這黑茫茫的險渡？」

「啊！我是厄佛島主，

還有她，是烏林侯的愛女。

參

情

「我二人偕遁於今三日程，

我們後面有她父的追兵，

我們若在這谷內遭擒；

我將不免血濺郊原染草殷。

夢

夢

情

夢

(83)

「他父的騎兵我們在後面追緊——

他們若發見我們的蹤影，

那末我這嬌豔的新婦更有誰人慰情，

「經他們殺却她的意中人？」

於是那勇敢的船夫將話吐，

說道：「吾主啊，我願效勞，我願去——

我非是爲你那亮晶晶的白銀，

却爲你這美嬌嬌的新婦：——

「實告主！看這般美貌嬌容，

豈可任在難中耽誤；

因此上，雖則那白茫茫浪濤洶怒，

我也願把你兩口兒擺渡。」

參

情

惟時驀地暴風號，

水裏妖魔競呼嘯；

天上陰森呈怒容，

三人相顧顏如稿。

夢



狂風吹愈緊，

夜色漸晦冥，

追騎騰躍下山岡，

漸聽得蹄聲逼近。

參

情

「啊！速行啊！加緊！」那女子驚惶忽失聲，

「我不怕風駭濤驚；

我寧受天威暴震，

不願見親顏怒愠。」

船兒離開了岸邊的風雨，

衝進了海內波濤的吼怒——

可憐風勢太猖狂，

雖有勇夫難把船兒馭。

船兒兀是向前搖，

拚着那狂波怒濤：

於是烏林侯主追騎到，

却把一團怒氣頓化作悲號。

參

他遙見女兒模糊倩影已被浪濤包，  
不由得心頭痛如絞；  
祇見她一手狂揮呼救援，  
一手緊把情郎抱。

情

「回來罷！回來罷！」烏林侯主恁悲號，

夢

「渡過這洶湧波濤；

女兒啊！——女兒啊！你莫逃，

我願把你那高原的酋長饒。」

(87)

無效：但見那澎湃狂波衝岸來，  
難得赴援難返棹；

狂波捲去女兒身，——  
留着個老人自傷悼

與夜鶯 (To the nightingale)

John Milton 作

參

情

夢

(89)

夜鶯呵，你在那蓓蕾枝頭，

趁夜裏羣林靜寂把歌聲放，

替有情人心坎兒填滿新鮮美望，

正漸是暮春時節，佳日堪欣賞。

你囀出流水一般調子，收拾起殘陽，

與淺喙的杜鵑搶早，

把戀愛圓功消息預播揚。

倘果是約夫本意，教愛情魔力憑你那柔歌鼓盪；

那末你須得及時歌唱，

莫待近林中不祥禍鳥，預報我舛望收場；

偏你年年遲暮，不早來慰我憂傷，

却又沒個理由好講。

漫管是繆司<sup>\*美</sup>是愛神，喚你做他伴當，

我都願爲他執役，願列入隨侍班行。

一八二五年，九月。譯於西湖。

\* Jove 羅馬神主

\*\* Muse 司美神

阿龍索與伊木真 (Alonzo and Imogen)

Matthew Gregory Lewis 作

參

情

夢

(91)

有個戰士勇無比，

有個處子艷無倫，

情話喁喁藉草地；

相看心下各私欣；

勇士名爲阿龍索，

處子芳稱伊木真。

勇士道：「嗟嗟，伊木真！

我到明朝須遠征，

料你須臾便斂離情淚，

料有他人向你獻慇懃，

他人闊綽勝如我，

你將棄我別鍾情！」

夢 情 參

女道：「這樣猜疑須不應，



豈唯唐突我，

抑且唐突你我這恩情！

儂今謹對聖母誓：

無論郎君此去死和生，

阿儂別不嫁夫君。

參

情

夢

「儂如慕利或貪淫，

忘卻阿龍索英雄你這人，

願天罰我驕和詐，

願君作鬼趁我婚時將我尋，

(93)

問我背誓罪，認我作新人，  
帶我隨君到墓塋：』

參

勇士匆促東征去，

女念郎情泣痛心，

情

卻誰知，別來祇換寒和暑，

夢

你瞧罷！便有個侯主周身披着珠寶和黃金，

親自來尋伊木真，

侯主一來多金二來貴，

三來擁地廣無垠，

頓教她背誓變初心，

心旌搖搖目皇惑，

漫輸卻，輕逸虛榮一脈情，

任他帶去作夫人。

夢

情

夢

牧師祝過伉儷福，

喜筵開處客盈庭，

席上珍羞千萬品，

紛譁喜笑聲方騰，

(95)

已聽得鐘樓鐺的一聲鳴。

參

於是新人忽駭驚，  
爲見身邊坐着個陌生人：

情

此人神氣煞可怕，  
閉口如絨不發聲，  
不言不動不旁顧，

夢

只把雙目耿耿注視在新人。

客御面衣深掩蔽，

身材一表偉無倫，

渾身披甲黑如漆，

一時舉座肅靜歡笑都無聲；

庭下羣屍盡駭避，

洞房花燭光幽青。

參

情

夢

於時賀客心懷懼，

舉座驚惶噤勿聲；

久久新人戰慄始啓齒，

說道：『勇士權將面甲墜，

(97)

屈尊入座共歡欣，

新人言罷復默然，

怪客徐將面甲陞；

哎呀！你道是甚麼！

原來是一副鬍顛形，

縱有言詞難寫新人這一驚！

夢 情 參

一時賀客人人駭失聲，

大家拔足爭狂奔；

參

但見尸蟲無數進復出，  
蠕蠕蠢動太陽穴畔穿雙睛，  
便聽那鬼叫呼伊木真。

情

他道：「你這假心人，你看我！」

夢

記否阿龍索英雄那一人！

願天罰你驕和詐，

我今作鬼趁你婚時將你尋，

問你背誓罪，認你作新人，

和你相將赴墓塋！」

(99)

參

情

夢

說罷奮臂擒新人，

新人駭極呼失聲；

於時地面忽開裂，

鬼挾新婦偕沉淪；

從此世間無復伊木真，

鬼魂從此亦潛形。

無何侯主亦作古，

遺宮闕爾無居人，



原來史乘載此事，

說是伊木真於茲受苦刑，

朝朝暮暮潛悲辛。

參

相傳一年有四日，

夜半無人輒現形；

身猶禮服色純白，

輒被骷髏勇士掖持趨中庭，

聲聲慘苦堪酸心，

夢

情

(101)

又傳夫婦有時掘取燭顛作飲器，

四周環侍皆幽魂，

器中滿貯殷紅血，

時聞號唱堪驚心，

詞云：「此酒謹壽英雄阿龍索，

並壽夫人伊木真！」

一九一五年，八月，疾風雷雨之夜，譚於西湖。

多 媼 (Dora)

Tennyson 作

老農阿倫田舍家，

同住着威廉與多媼。

威廉是老農之子，多媼是阿倫兄女，寄住在他家。

老農時時顧兩小，心想道：「我欲把他們匹配成家。」

多媼善體老人意，

一心傾慕威廉意沒他；

却不知那小子，爲的與多姆夕同家，  
並沒一點心兒戀念她。

這一日，

老人命子趨前道：「我兒呀，

爲父的當日晚成家，

却願得弄孫膝上，莫待我死日空嗟：

我並已屬意在一個女兒家——

你看多姆，模樣兒並不差；

又難得她這點年紀，節儉宜家。

她是我兄之女，

他和我爲着話言齟齬，

自分手足，他客死在異土；

我爲他養育了多嫩此女：

我今願你將她娶；

我日夕懷此願心，數年來至今方吐。」

威廉答言甚簡捷

但說道：「我不能娶多嫩，我寧死不願娶。」

於是老人勃然怒，緊握雙拳忿忿語：

「你怎說不願娶！你怎敢這般對你父？」

想我少年日，爲父的出言是律莫敢忤，  
我如今也不容人忤。

威廉，你記取；你須得細思量，我與你一月爲度，  
須給我一句稱心的答語；

不然時，你須索摒擋過行，

莫再涉我家門戶。」

彼時威廉亦忿忿，掉轉頭兒便行。

從此越看多媼越心憎；

直對她無禮蠻橫：

多虧得那多媼百般柔順。

一月之期未屆滿，他已離別父家門。

自投田畝作傭人；

無何便和個人兒締婚，一半兒因爲情好，一半兒也因氣憤；  
這人兒是個勞工之女，名爲馬利·莫梨孫。

成禮日，教寺鐘鳴，

阿倫命女趨前囑咐諄諄，

道是：『多媼我兒，我愛你心誠意誠；

只莫和我那不肖兒夫婦通音問，

不然時，我這家中你住不成。我的意志便是法律，須遵。』

那多媼本來柔順，當時便諾諾連聲。

心中却暗忖：「這事如何得行？但願得叔父翻悔初心！」

光陰如水逝；威廉已舉子：

從此始，他便艱難荐至；

他朝朝行過父家門，怎奈老人無復惜兒心，

只落得心內痛如焚。

彼時多嫩苦擲節，

擲節得些許錢財，便爲餬口兒暗中存濟，

那夫婦竟莫識錢財何自寄。

未幾威廉羅熱病，一臥沉疴不復起；長逝日，正是秋收時節。

於是多嫩潛行訪馬利。



正值馬利懷孤垂涕淚，

心中竊自怨多媿，不期多媿倏然至。

多媿道：「我迄今一味順承吾叔意，

我自知罪孽，

明知威廉此禍都由我起。

可是馬利吓，我一來爲着那已亡人，

二來爲着他所屬意的你，

三來爲着這孤兒，故爾今來訪你：

你應知這五年來，

歲豐難與今秋比：

讓我把此兒攜往麥田間，  
俾祖孫相會於無意；  
趁老人心內樂豐年，  
或許念亡兒轉怒爲喜。」

多嫩攜孩往麥隴，

覓個不毛土壘把身挨，

那里有罌花無數栽。

遙見老農走向麥田來，

却沒留心她在；

那田間傭伙，莫都敢說她抱着孩兒等待；

參

情

夢

(111)

多媼欲待起身上前去，却經不起惴惴在胸懷；  
於是割麥的還割麥，

於是夕陽西墜，夜色滿山崖。

到明朝，多媼又抱着嬰孩，

尋往那土壘把身挨；

她把四周遭百卉都攀採，

編起個帽圈兒在那孩頭上戴，

爲的是要使老人家見了心開。

未幾老人至，瞥見多媼在，

便攬下田間傭伙上前來，

問道：「你昨天在何處？這是誰氏嬰孩？你如今在此爲何來？」

那多媼戰兢兢不敢擡頭視，

低聲兒答道：「這是威廉之子！」

老人道：「多媼，你大不是，

我豈不會，豈不曾當面對你禁止？」

多媼道：「我憑叔如何處置，

却愿恁看那死的分上收留此子！」

阿倫道：「我知之矣，

這都是你和那婦人串通的把戲。

竟是我不知道理，該人教誨，而且還須勞你！

你應知我出言便是法律，你竟視同兒戲。

好罷——我便收留此子，只是你須趕速離開這裏，

從今後，休想爲叔的再見你。」

他說着，取過那嬰孩，

那嬰孩大聲啼哭苦掙扎，

花圈兒落在塵埃。

多嫩將手兒掩面不敢把頭擡，

耳聽那孩子啼聲漸遠倍悽哀。

她憶起初來情境，一霎時重重往事都兜上心來。

不由得埋頭嗚咽暗傷懷。

於是割麥的還割麥，

於是夕陽西墜，夜色滿山崖。

多媼行行又往尋馬利，

靠着門旁竚立。

馬利見多媼單來兒不歸，

直喜得讚美一聲上帝，感蒙他救助孀孀。

多媼道：「我叔叔已把孩兒收下矣；

只是馬利吓，我今來和你同作活，共相依，

爲的是我已被老人永遺棄。」

馬利道，「此事萬難依；

你怎可因我的愁煩禍自己！

況且那孩子，也須不得在老人家裏寄，

他須教上他那倔強脾氣，

教他把自己的母親看不起：

故所以，我須索和你同住老人家裏，

我要把孩兒索回，要懇老人重復收留你。

但若他執意不收時，

那末你和我一家兒同住謀生計，

把威廉此子養成成人，

庶幾你我將來有靠依。」

說罷二人互親吻，

便向老人莊宅相將行。

彼時莊門未上門，

二人且從門隙潛窺進，

見老人置孫雙膝間，百般的撫弄溫存；

時而撫兒手。時而撫兒頰，

若不勝寵愛歡欣；

老人掛金錶，映爐火光彩眩人，

那孩子喧嚷着，要取那鍊上掛的金印。



於是二人推戶進，

那孩兒見母便放啼聲。

阿倫放下孩兒起迎，是馬利開始將言進：

「阿，父親！——若容我這般稱呼你——我須索父相稱，

我此來有求於您，却並非爲我自身。

也不是爲威廉，也非爲呱呱此嬰；

都只爲多媿情堪憫：

願您再收留；她愛您心誠意誠。

阿，父親，您應知威廉死日，並未嘗抱怨誰人；

我問他時，他說和我這姻緣初無悔恨心，

爲的是我待他百事都能忍：

可是父親吓，他又說只不合拗爺親，因而抱却這終天恨。

他道：「愿上帝佑我爺親！」

願爺親始終不知我這番踉蹌！」

此語罷，便迴身氣盡，可憐撇得我孤苦伶仃！

只如今，我欲把這孩兒帶歸自領，

免他日後識情由羞念爺親；

那多癩還乞爺垂憫，

願你不改當初撫育情！」

馬利說時多癩掩面默無聲，

馬利說罷室中寂寂靜如死；

忽爾老人失聲哭，

哭道：「罪戾都由我一人；我實殺吾子。

我實殺吾子，——只是我愛他，——我愛吾愛子。

願天宥我這愆尤！我這愆尤人不齒。

媳婦兒，我姪女，你們來吻我，你我解仇從茲始。」

於是二人爭挽老人肩，

熱熱親親吻萬遍。

此時老人痛悔心欲碎，

一切愛情回復百倍厚於前；

抱孫嗚咽歷三時，  
一心傷悼在威廉。

從此同家四口丁，

老農暮景不孤零；

逾年馬利忽改節，

多嬖終身不字人。

夢

情

參

# 以諾阿登 (Enoch Arden)

Alfred Tennyson 作

卷

情

夢

(121)

懸遶的山巖斷處，有個濱海山岔；

這其間有的是浪沫，黃砂；

看外面，窄窄的一條船埠，攢聚着數點紅鱗瓦；

更進去，有個禮拜堂，倒塌歪斜；

再上時，便是長街一道，迤邐着通一座巍巍的磨車；

那背後，有幾堆丹麥人的墳墓，點綴着一片灰白荒砂；  
荒砂裏有塊杯形的凹地，

長着一片榛子林，茂葉綠搽搽，

秋日裏滿林榛熟，採榛人熱鬧喧嘩。

距今約莫百年前，便在這片砂灘上，

有三家的三個孩兒，年齡相髣：

一個名叫安妮·李，是個女孩兒，美貌冠全鄉；

一個名爲腓烈·雷，是個獨生子，他父平生開磨坊；

還有個便是以諾·阿登，是個水手的粗魯兒郎，

他如今是個孤兒，爲他父冬日沉船把命喪；

他三人日在海濱遊戲，在那木堆之隙，荒曠之場，

這其間有成糾的爛船纜，褐色的破漁網，

鏽着鈎兒的鐵錨，淺擱灘中的船舫；

他們常戲把流砂堆積造樓房，

看牠們被海濤沖沒，或隨着白浪飄揚；

海濱上，每日裏有他們的小小足印三雙。

倏被海波洗掉，倏又重新印上。

有個洞兒狹窄，通進了山巖底下；

那三孩子常在其中遊戲作人家。

今日是以諾作主人，明日是腓烈做東家，  
但只有安妮一人做主婦，所以兩處須她；  
有些時以諾竟要獨霸，

說道：「她是我的小媳婦，這是我的小人家。」

彼時腓烈也說話：「她須半個兒歸咱，你我二人輪流罷。」  
若還兩人爭執不相下，免不了一場打罵。

結果總都以諾做贏家，爲的是他氣力大。

常把腓烈打得眼皮青腫淚如麻，

直喊道，「以諾，我恨殺你這娃娃。」



參

那小媳婦兒至此，每說得簌簌淚下，  
勸他們休得爲她相打罵，  
說自己情願周旋兩姓家。

情

及至玫瑰色的童齡已逝，

及至生命的新火朝日一般的漸熾，

夢

那兩人仍都屬意在安妮；

在以諾，時時傾吐鍾情意，

在腓烈，脈脈含情言語稀；

(125)

在安妮，似有偏心在腓烈，

以諾若果來求婚，她須拒絕，

卻又對他非無情意，也不自知是何道理。

以諾抱定個堅強志意，

要把所入的竭力擡節起，

預備自家作船主，預備經營家室貯安妮；

不數年，便見爛然成績；

只看沿海數十里，

那個漁人幸運得如他，

那個能像他膽大而心細？

他又曾在一個商人船上服務滿週年，

因此得精諳航家技藝；

他曾從駭浪狂濤裏，

將自家性命三番重拾起，

因此上人人目爲大器。

不待到廿一齡的五月生辰，

已自家置辦船兒，築起那藏嬌家室，

是一座幽廬精舍，

在那通水磨的長街半腰裏。

這一日，是三秋晚景，天上泛金霞，

凡是年輕的，大家都休暇，

攜帶了袋兒，筐兒，小小，大大，

相將前去打栗榛林下。

腓烈落後約莫一時辰，

爲的是他父親臥病需他；

直待他爬上山崖，

見林邊枝葉參差處，

安妮和以諾，手攜手並坐着喁喁情話；

那以諾，一雙烏油油的巨眼，一副飽受風塵的顏面，

盡泛着一種靜穆的紅霞。

宛似神廟中聖火光華。

腓烈看時心內痛如撻，

料知那美女從今不屬他；

更見他們臉兒漸黏搭，

只得發聲長歎急下山崖。

見林間打栗人，一個個喜笑喧譁，

獨有自家，目前烏暗似雲遮，

百無聊賴獨歸家，心中留着個終古的創傷疤。

參

情

夢

(129)

未幾有情人竟諸伉儷，在喜孜孜鐘聲裏，

荏苒光陰已七年，

七年來富足，安康，門庭多喜氣，

夫妻恩愛日有加，勤勞相勉勵，

更添上養女生兒之喜。

先是個女孩兒，

以諾聽見呱呱第一聲，愈把精神打疊起，

要竭力把錢財蓄積，

要將她養育的勝如自己；

後二年，便又舉一子，

以諾海上經商日子多，

安妮得此可以慰岑寂。

是時以諾聲名遍遐邇，

他那飽受風霜的如棗容顏人盡知，

參  
他那白馬，他那柳條裝裏的海外珍奇，

不但是市上人人都熟悉，

情  
便是荒砂後面那些綠蔭婆婆的巷裏，

直至那雛獅把守的門庭，

參  
與那栽着孔雀扁柏的寂寞宮庭裏，

也無不人人認識，

(131)  
原來那里的金曜食品，向例由他經理。

無何，這快樂家庭忽變生——但凡做人的，原不得一番風順。

從這狹窄的埠頭迤北，約莫十哩途程，  
有個較闊的港口，爲以諾足跡所常經。

有一次，船在這港中下旋，

他因事攀登桅頂，

忽失足，從高隕，

撈起看時已折肱；

從此後，臥牀困頓，

又值妻分娩，產下個孩兒體虛多病。



參

情

夢

因此上，他那興隆生意，平白地讓給他人，

眼看得妻兒糧食被人家攘奪盡；

雖則他爲人端重知天命，

却因一病沉疴動不成，

不由的不憂煎與疑懼交侵。

彷彿身在凶邪夢境，

見兒輩盡在貧人窟裏棲身，

見愛妻流爲乞丐，苦自呻吟。

他於是上禱神明、

說『一切災殃我自承，但願天救妻兒苦貧。』

於時他那舊主人，悉情由急來問訊，

爲的是，他深知以諾爲人，心中夙企敬，

說他有船一艘，將向中國航行，

那船中尙缺人，問以諾願否偕行。

又說船距開行尙數旬，

問他願否在船中分些工薪。

以諾聞言立應承，

喜的是皇天不負苦心。

於是那見端的禍兆旋消泯，

譬如只是一片的烏雲，

擋不住如火驕陽的去路，

掩不盡汪洋似海的光明。

只是他去後，教家裏妻兒怎地謀生？

他把計畫久久思尋：

將船兒變賣罷？——却又心中不忍——

因不知曾靠牠渡過多少風濤的險驚：

這譬如養馬，相知因久乘，未能割捨讓他人。

只是變賣船兒終計定，

欲將那船值，易得些船家需要品，

命安妮在家貿易，博得些利益餘盈，  
庶幾一家數口得資生，

庶幾自己可放心在外經營。

他心想，那怕是天涯海角，一程一程又一程，

終有日滿載歸鄉井，

買隻大大的船兒作主人，

料彼時家道豐盈，生活上應無窘境，

把如花兒女，一個個教育成人，

一家骨肉都團聚，朝朝暮暮獲康寧。

於是以諾心中計畫安排定；  
便舉步向家行，

那蒼白的安妮，正撫乳呱呱的病嬰，

見夫歸，喜的急起相迎，

忙把孩兒遞給夫君；

以諾接過手，四肢上撫弄頻頻，

贊一句幾日來重量頗加增，說不盡的慈愛溫存，

却不敢驟把心頭主意說給安妮聽，

要商量且待明晨。

這其間卻又費周折，

原來自從他兩口訂婚時，

以諾凡所圖謀安妮常阻抑；

她也並不相稽費唇舌，

祇一味的哀求，哭泣，

白日裏，頻把悽苦的臉兒和他熨貼，

牀第間，更有百般的哀告和親熱，

但求他莫把妻子拋離遠出。

如今這番事，以諾却心堅似鐵，

並不是他硬得起心腸不顧家，也無非爲妻子前途關切，

因此上，痛忍心頭離別愁，必欲把圖謀貫徹。

他竟把海上多年的老友一時拋撇，

參

爲安妮屯積些店家貨色，

情

便親手兒改造起一個臨街小客房，

把櫃臺，架子，一件件都鋪設。

夢

直至他臨行的前一天，

滿屋裏錘兒，斧兒，鑽兒，鋸兒，聲音無日輟，

在安妮聽去，彷彿替她自己築造斷頭臺，

心頭悲痛如刀割。

(139)

直到後來事事都安貼，  
這才罷歇；

原來他顧不得自己疲勞，但求使安妮舒適。

他那夜登樓歇息，

沉沉一夢到明朝，

便已是夫婦別離時節。

情 夢

這是別離辰，他並不露依依兒女情，

任安妮替他擔却萬般心，

他但付之一哂。



參

情

夢

(141)

只是他生平畏神，

以故瀕行長跼神前作禱告，一秉虔誠，

虔誠到神即我我即神的那種幽玄境；

禱的是，願妻兒叨福祐，獲康寧，

凡百災殃甘自承；

於是對安妮囑咐叮嚀，

說道『安妮啊、我此去托祐神靈，

終有日你我都蒙幸運。

你須常打點整潔爐臺乾淨火，預備歡迎，

因你不能預卜我歸程；』

說至此，他把孩子的搖牀擺動輕輕，

「還有這可憐兒的小人，——」

我因他單薄越心疼——我願天降福於他身；

料我歸來日，他已能攀援膝上，聽我講海外奇情，

他見爸爸歸來自遠地，不知將怎樣歡欣！

「安妮啊，你且念此中情味，莫把愁顏送遠行。」

以諾話中含着無窮望，

安妮傾聽心歡暢；

只後來，他又談到嚴重些兒的事情上，

參

情

夢

(143)

把一番道理粗粗講，

說什麼天命不由人，說什麼神明須信仰，

她於是聽而不聞心愉悅；

譬如那鄉下姑娘，提壺汲水在溪旁，

心念那常常替她汲水的男子，

漫不覺壺中水外揚。

久久安妮始發言：

「以諾啊，君所見誠然，

只君雖賢明，我總覺從今不復得見郎君面。」

以諾道：「卿雖不見我，我終有日見卿顏。

安妮啊，將來我去日，船行經過這門前；

你可借一架航家遠鏡，遙遙窺我面，

你且把愁眉展。」

千言萬語難盡別離情，

這幾句是以諾臨行的煞尾聲：

「安妮啊，你休煩惱，且寬心，

我既必須行，你家裏孩兒要緊，

但願你事事安排齊整，待我轉歸程。

休得要替我耽心：

你若耽心時，可將一切愁煩付與神；

神可譬鐵錨兒，能使你心安定。

那海是神所造，也由神管領，

縱使我飄流不得歸，也豈能離得脫這朝陽出處的那神明？」

他說罷，立起身，

將一雙雄糾糾的臂膊，撲一撲憔悴安呢的纖頸，

又把那些覺得莫明其妙的小人兒，一個個都親吻；

但輪到第三個，那多病的雛嬰，

因他前一夜通夜發燒睡未穩，

所以他不讓安呢叫醒，

只說：「讓他睡罷，這一刻兒實要緊！

便向搖牀裏輕輕的一吻。

安呢更就那嬰孩頭上，鉸下髮兒一縷給夫君，——

這縷髮，他後來終生佩帶不離身；——

當時他匆匆的把行囊提起，

揮一揮手兒，就此登程，

不數日，便已到船開那一天，

那船須駛過自己門前；

她果真借一架航家遠鏡，欲待見一見最後夫君面。

彼時以諾明揮手在船舷，安妮却不見；

也不知是因那鏡兒不配眼，

也不知是她情急了，因而落得眼花手顫。

夢

情

夢

(147)

她只索目送船行，直至最後一點帆兒都不見，

這才回首淚泫然；

又想起，從今養口贍家責任都在自家肩，

更沒功夫把離人懷念。

却又無如生意上，成功鮮；

一來是，她於此道本來無訓練，

二來是，她不會招搖誑騙，

三來是，她不會討價還錢；

有時衣食迫，祇索把價錢低減，

因此上，常常折本又賠錢，

又怕以諾歸時要責譴，

這真教做無可奈何天！

可憐她無日得能飽，



參

只把淚珠兒向喉嚨吞嚥，  
一心盼望夫君早日歸家轉，  
却誰知並音書都不見。

情

更加上，那孩兒一落娘胎便多病，

夢

自父離家病益深；

莫不是做娘的事忙照顧不周到？

莫不是人家貧乏調養不均勻？

可憐那小人兒爛漫天眞，

祇不過是曇花一現，

(149)

竟不待他娘準備，便爾離魂！

譬如那籠中鳥雀，

驀地裏逃出籠門，

從今後便地角天涯無處尋：

却說那腓烈，他對安呢本有真情，

自從以諾出門，他也未向安呢存問，直熬忍到如今，

迨到安呢葬子的一週裏，

他邊憐恤心萌，覺得忍無可忍。

他自道：「這已是我去見她的時辰，

我此去，也許足以寬慰她心；」

他於是舉步前行，

既通過那間荒涼的店面，

便是內室的一重門，他駐步略思尋，

於是把門兒輕輕叩三聲，無人應，便推門自進；

那安呢，緣喪子，悲痛猶新，

正面壁，啜泣嚶嚶，

漫不覺有客推門進。

那腓烈，直立聲顫震，

說道：「安呢，是我，到此乞施恩。」

安呢嗚咽道：「像我這般孤苦伶仃，那得恩！」

腓烈聞言愧赧，幾把心中話欲吐旋吞；

但後來愧心終被慈心勝，

便擅自就她的身旁坐定，

將自家來意訴說分明：

「我此來，要把你夫以諾的志向爲你說分明。」

我常說你相夫眼力堪欽，

你那以諾，原是吾輩當中第一人：

他生平有志便須行，

凡事都求貫徹，完成。

他此番拋却妻兒遠跋涉，你知是何因？

豈爲圖歡覽勝？

何曾！

他都祇爲這輩孩子的來日關心，

一心要把他們培植好，庶將來勝過雙親；

這便是他此次離家的本心。

倘他日後轉歸程，

見這幾樹方萌桃李已凋零，

豈不要教他痛哭傷心？

又若見他的孩兒放蕩難復馴，

也豈不要教他雖死留餘恨？

因此上，安呢你聽，——你我豈非自小便相親？——

你知我家中富裕不愁貧；——

我願你願恤丈夫和孩子，

應允我如今所請：

讓我來培植這幾個兒和女，

等你丈夫歸日，再把一般用費總償清；——

這便是我所求於你的殊恩。』

唯時安呢面壁未迴身，

答道：「腓烈啊，聽君言，令人不敢正面对着君；我頓覺如癡如醉，不知須用何言謝君。

方你進門時，我此身被悲哀壓抑難伸，

此時又被你這洪恩攝鎮。

如今以諾尙生存；且等他歸日，自會和君總算清。

只是算得清的唯有金銀，

你這番恩典如何償得清？」

於是腓烈又動問：

「那末安呢，你這就算應允？」

至此安呢方轉身；

她徐徐起立，擡起了淚眼迷沉，

在腓烈慈祥的面上端詳有頃，

這才伸纖手與他相握，藉表示感激衷忱，

說願天降福在他身，

說罷送出門庭。

那腓烈別時，與采瀉淋。



參

從此一雙兒女，都得上學校攻書，  
愁什麼紙張，文具，

一件件，都有那腓烈爲他們備辦齊全

真不啻自家兒女；

那腓烈，雅不願糟蹋安呢名譽，

所以每每情萌漸抑住，

也不肯輕易到她家一步，

爲的是人言可懼；

却時時有所贈與，都命孩子們帶歸家去，

(157)

夢

情

無非是早晚的薔薇花朵，應時的鮮菓園蔬，間或也有林裏獵來的

野兔；

又時把麵粉兒論包送去，

但說是自己的磨房所出，精美有不同人處免她擔個受人賤濟的名聲，心中過不去。

在安妮，自然是感激無涯，

但有時腓烈到她家，

她總期期的，吐不出一句感恩知己話，因此上那腓烈，到底不明白安妮心下。

夢

情

夢

(159)

至於孩子們，都已和腓烈親熱得莫能加；

有時街上偶相見，必遠遠奔來迎接他；

有時他們走到磨房去，人人敬重髯小東家；

他們常在腓烈身上爬，和他戲耍，

長長短短，說不盡嚙嚙話，

爭叫他腓烈爸爸。

可憐以諾生兒女，

白教腓烈享福做親爺！

他們看以諾，好像是夢裏依稀難考查，

譬如遠遠朦朧人一個，

離迷虛影難抓，不知他身在那天涯；  
自從他拋却家鄉去，  
十年歲月轉瞬謝如花，  
到底也音書不到家。

情

忽一日近黃昏，

安妮的孩子要與人家打榛，

安妮自己也欲去；

孩子們又往請腓烈同行。

見他正在磨房裏，好像蜜蜂兒工作在花心，渾身上撲着白粉，

夢

參

情

夢

(161)

便道：「來，腓烈伯伯，跟我們一塊兒行；」  
他起先不肯，

後來纏不過孩子們，

又想安妮也同去，這才笑允；

於是一行人同步往榛林。

誰知一到荒砂半路，

那林邊枝葉參差處，

安妮便力竭不能行，

呻吟道：「讓我歇歇去。」

於是腓烈也駐步，  
聽孩子們踴躍歡呼自去；

他們一會兒便到榛林深處，

噪嚷着挽了枝兒，折了幹兒，

爭把褐色的榛球摘取，

但見一簇簇的人兒，三三五五，

把一座寂寞空林，

充滿了喧嘩笑語。

此時腓烈與安妮並坐，忽忘却她在身旁。

頓想起十數年前情景，

也在這薄暮時光，

曾使他一片丹心負創傷。

久久方始開言講：『安妮，你聽林間孩子們，好生歡暢！』

又見安妮無語，便問她：『你何至倦到這般模樣？』

『你當我倦嗎？』她言時不敢把頭仰；

腓烈聞言心悵悵，

說道：『那船兒必已在波濤葬，那船兒必已在波濤葬？』

欲彼歸來，休想！

安妮呀，你何苦使孤兒空受罪，何苦把身軀枉自戕！

安妮道：「這一層我却未嘗想，但我一聽見他們的聲音，總感着孤單心愴，此中道理殊難講。」

於是腓烈把身兒貼近低聲講：

「安妮吓，我有一樁心事，

在我心中久蘊藏，

我不知牠萌動自何年，

却知終有日把牠宣啓。

安妮吓，想那人十載久離鄉，



妻

情

夢

(165)

你盼他猶在人間，——無望；

我可憐你這樣窮愁無靠傍，

欲待幫忙，無如名義不當，

除非是——料你心中自明亮，

無須等我再講——

除非是你我夫妻成敵忮。

你休爲兒女繫愁腸；

他們已愛我似爺行；

我也已愛他們無殊已養；

你若還及早變心腸，

我相信，你我行樂年華猶未央，  
須能賠補你這幾年來苦況。

安妮，你須得細思量；

你知我家中頗小康，

我一身無慮，無憂，無擔當，

便是你我幾個人兒，又豈愁贍養？

而況，我和你相知日子長，

我對你情深意永，料你也難猜量。」

於是安妮乃答言，言下真情見：

「腓烈啊，你是我家的安琪兒，天所遣，

我願天報酬你，我願你福祿壽，

我此身報不得你恩德如天。

想爲人一度鍾情，怎能再戀！

我怎能把輸給以諾的柔情收轉，如量爲君獻？

我如今是敗葉殘花，豈非辜負你情深一片？」

腓烈道：「我祇盼略分情愫，非無壓。」

「那末腓烈啊，願君少待君休怨！」

她言下唏噓，含有衷腸無限；

「若還以諾歸家轉——但他決不歸家轉——」

你我且待到來年，一年之期非遠，

到彼時，我必已比如今差能有主見。

腓烈慘然道：「一年之期誠不遠！

我既已待到如今，看我何會怨？」

她又道：「我這一年之約，到日須當踐，

且問你到期能否踐？」

腓烈道：「必踐，必踐。」

至此二人默對俱無言，

有頃腓烈擡頭瞥見墓墟邊，

斜陽已把殘光斂；

怕夜間露冷安妮須畏寒，

便起立，向林間把孩兒們叫喚。

不一會，見他們攜筐提篋俱來前，

一行人步下砂坵往海邊；

迨至安妮門前，腓烈與她握手罷，又復低聲言

『安妮我適才冒昧進衷曲，正值你疲憊時間，

我今知罪愆；你那一年之約，欲反汗時儘可無須踐，

至於我，一言既出義難遷。』

安妮泣道：『我也義難遷，我也義難遷。』

從此她把腓烈的最後一言，終朝懷念，

知他對自己鍾情日非淺；

當日說時情景歷歷猶在眼，

不覺一秋已過又是一秋天，

彷彿是俄頃之間。

於是腓烈又與安妮會見，求她把前言踐，

安妮問道：「如今豈已是一週年？」

他道：「寧不見林中榛實又縣縣？」

於是安妮默然，但求把期間略寬展，

且看這期間是否生他變

她說明知有約義須踐，

但求得展期一月，決不再遷延。

那腓烈聞言，眼兒裏缺望之情暴顯，

強說道：『好罷，安妮，你儘管遷延，你儘管遷延；』  
說時彷彿醉人兒，聲音微震顫。

那安妮心裏，也着實替他憐；

却故把期頭挨展，

一次次，都有套言詞敷衍，

莫非是要使他久久熬煎，將他的心兒試驗，

於是轉瞬遷延又半年。

此時那海濱村裏，

已紛紛揚揚大起謠言，

飛短流長整大篇。

有的猜腓烈不過拿她當消遣，

有的說安妮作勢裝腔，意欲將他哄騙；

更有人，把男女的兩面都譏訕，

這也因局外不知情，怪他們頭腦兒忒煞單簡；

其中有一個，更說得他們不堪，



參

情

夢

(173)

爲的是此人居心素來險。

至於安妮自己的兒子，此時已不是毫無識見；

他於此事心殊願，

雖則從未明言，神氣之間常顯；

那女兒，更屢把她娘力勸，

說這樣大恩人天下鮮；

又見那腓烈，爲此事形容消滅；——

這一層層刺戟迫前來，

不覺使安妮良心痛受譴。

這一夜，安妮牀上轉展不能寐，

忽想起，要占個吉凶消息，

問一問她家以諾，是否尙在人世。

想罷，便一滾身兒爬起，

黑洞洞，禁不住心中惴惴，

急忙點起個燈兒，

把一本聖經抓在手裏，

要向牠問個吉凶消息，

急翻開，見手點處，「棕欄樹下」數字分明寫，

却不解是何意義，

參

情

夢

(175)

只索掩上門兒，上牀再睡。

朦朧中，見他的以諾坐得高高地，

在一株棕櫚樹下，頭頂上有個日輪輝麗。

因想道：「他如今已矣，

他已唱着和撒那歌，身在那極樂地；

那日輪，料應便是正義之日，

那棕櫚樹下，正是極樂國人頌神之地。」

至此夢忽覺，急遣人延腓烈，

將一縷情懷盡宣洩，

說道：「你我沒來由，耽誤了伉儷。」

腓烈道：「誤伉儷，往事無須悔，  
你既有心時，你我團圓便在今夕。」

參

情

於是有情人諧伉儷，在喜孜孜的鐘聲裏，  
在喜孜孜的鐘聲裏，有情人諧伉儷。

只是那安妮，初未嘗有一些兒喜。

她行時，彷彿若有人隨尾，

她耳畔，常聽得微聲歎喟，

這裏面緣由她不自知；

她不敢獨自居家，也不敢孤行遠地。

夢

遇暗室，往往却步躑躅，

不敢把身兒向內移。

在腓烈，心知是安妮懷孕，

以爲這樣的畏怯狐疑，是孕婦常情無足奇；

後來那孩子呱呱墜地，

她果然神氣煥然如病已，

和腓烈兩心兒全相契，

盡祛却胸內的狐疑神祕。

參

情

夢

(177)

若問起那以諾的行藏：——

他去時，在那好運船中，航途順暢；

雖曾在東運崎嶇的比斯開島畔，

遇風濤幾乎把身喪，却依然無恙；

便跨赤道向南航，

轉了個角兒名好望，

一路上夷險更嘗，

又重渡熱帶炎區逕北向，

得一番風助，

傍黃金嶼島駛行無障，

終乃平安達到東方港。

參

情

夢

他於此自經商，

買了些珍奇品物，備售與國人玩賞，

又買了金漆的龍兒一條，備歸家贈給兒行。

詎歸途遭故障：

先數日，尙風清日朗，

那鷓首徐徐蕩漾，

但聽得潺潺微響：

忽一旦，風無定向，

(179)

夢

情

參

繼之以連日逆風阻抗；

於是狂飆陡作，激起如山浪，

時值夜中無月色，四下迷茫，

因觸礁，巨響砰礪，

一霎時滿船人都在波濤葬，

獨以諾暨二船員命未喪，

因抱着斷桅殘槳，飄流直至天明亮，

終被絆在一島上，見萬物繁生却荒曠。

那島上，不愁短乏資生糧，



夢

情

夢

菓兒爛熟榛兒胖，便是樹根兒也宜滋養；  
更有那鳥獸，雖野生，若馴養，  
無需羅網，取不盡的供饗。

他三人揀個面海的山巖，

擷些棕櫚葉子，蓋起一座茅房。

如是，三人身在這豐裕的樂園寄放，

同過着無窮的盛夏，——

又誰知終不免拆散了伴當！

(181)

原來他三人，有一個最年輕，

那覆舟之夜，他便受傷深，

自來島上，只剩得一息殘生，

多虧得同難中人服侍不離身，

奄奄五年終命盡。

還有那一人，未幾也罹痧症暴亡命。

可憐撇下了以諾一人，

免不得兔死狐悲，

空自弔伶仃孤影！

山麓山巔，一望密林翳蔭，

無際的草原，紆迴的林徑，遠若通天頂，

一隻隻杜鵑兒閃着燦爛毛翎，

一陣陣蟲兒雀兒穿擲往來如電迅，

更有那長串的五爪龍藤，

盤繞住巍巍樹身，

蜿蜒着直至海濱方盡，——

這便是以諾當時的環境，

其間萬物爛如錦，

却盼不到一個兒人影，

聞不見一息的人聲，

但有海鷺的不絕哀鳴，

礁石上的砰礮聲震，

參天高木裏的風聲，

有如叱咤鳴暗。

緣壁的山流瀑瀑，

清脆一若絃琴；

他，終日在那面海的山巖棲身，時時延頸，

盼得見一絲兒的帆影。

無如一日復一日，終不見帆兒蹤影，

一日復一日，始則見紅日東昇，

參

將棕葉，松枝，山壁，一齊烘映，  
將週遭的海水耀如明鏡，

一會兒日輪在頭頂，

一會兒殘日又西沈；

接着，便是滿天星影，四面潮音，

於是又一度紅日東昇——

夢

依然不見帆兒影。

方他這樣極目蒼茫獨延頸，

目中常浮現一條金漆的龍兒影，

(185)

參

這是個許多幻影構成的幻影，  
不時闖向他的心頭進；  
時或枯坐默出神，  
彷彿身在自家鄉井；

情

孩子們喋喋的聲音，小屋裏安妮的情影，  
那紆迴的街道，那隆隆的磨聲，那綠葉婆婆的小徑，

夢

那孔雀扁柏的樹蔭，那森嚴寂寞的門庭，  
那常乘的白馬，那售人的小艇，  
那隆冬的早寒，那荒灘的露影，  
以至於家鄉秋日的落葉，夏日的甘霖，宅畔海潮的嗚呼，——

一層層都浮現在心境。

忽一次，

耳畔微聞聲浪喜孜孜，

若自家林裏鐘聲遠方飄至；

於是急躍起，——也不知緣何事，——

但覺心裏怦怦跳不止；

已而環顧依然是隻身，

只索禱神明將胸內驚疑制止：

倘不是天上神明常伴人，

(187)

夢

情

參

他應早已淒涼死。

參

如是一年復一載，

春去又秋來，

情

那以諾，不覺已髮兒花白。

却依然待，待有日重歸鄉里，再履門階，

夢

這孤心，仍未灰；

忽一日，果然機會自天來。

原來有一船，緣風礙，

步好運故轍，誤向此間開、



參

情

夢

(189)

因缺水，在那島旁停舶；

次日黎明，有水手見島上積霧陰霾，

却遙辨，清流默降自山崖，

便急忙將人分派，

登陸去，冀覓個溪流與泉脈，

一霎時，荒島上人衆喧騰。

以諾聞聲急急離山巖，

披荆分棘趕下山來，

他那時，焦黃面色，衣裝怪，非復人形態，

口期期若塞，

演手勢，也難索解；

便領導，覓到清流一脈。

原來以諾久與人間隔，

因此乍欲開言唇舌格，

至此稍稍溫人語，始得把衷情表白；

於是大衆汲水畢，便將他往船中帶；

他因把遇難情由從頭訴解，

衆人始則駭怪，終則憐哀，

爭贈衣冠與他穿戴，

並允不取值將他歸載。

參

情

夢

(191)

他卻與衆分勞不欲怠，

庶長途寂寞差能耐。

只可惜，那船非自故鄉來，

船中沒個故鄉客，

因此故鄉消息無從探來。

又恨那船已破舊，航行難得快，

值風不順，途中多障礙，

迨夫船抵英倫日，

他神魂兒久已到庭階。

攏岸時，正黎明時節，月色朦朧猶在，

他乍觸原上曉風拂帶露吹來，  
覺渾身血液都融解，  
譬戀人兒情好初諧。

於是船中上下各把囊兒解，

釀資贈此飄零客；

以諾別衆自登程，——

原來當初那好運，便從此地開行。

夢 情

他於此，未與人通話，

便匆匆逕往家——

卻可憐何處是他家！——

他何嘗還有家！

那日下午天色佳，

却寒風料峭侵肌髮；

已而海霧忽大作，

瀰瀰漫漫滿山岔，

道旁有個知更雀，樹上叫嗒嗒，

霧中落葉蕭蕭下；

此時以諾心內亂如麻，

見迷迷茫茫霧愈大，

(193)

夢

情

夢

黑沉沉，舉目鄉關近若遐。

迨到炊煙已在目，

這才恍若重見目光華。

夢

便偷偷的穿過那長街，

覺心內怦怦不已，

一路上把頭低，

未幾便是自家裏；

見沒個燈兒靜悄悄地，

門上『此屋出賣』的招帖，朦朧中可辨識；

情

夢

夢

情

夢

(195)

只索轉身再走，

心念：『難道她已不在人世！』

他向那海濱的埠頭走去，

去覓一個昔時相熟的逆旅，

那逆旅，本已破舊得被蟲蝕蛀，

他心想總再無覓處；

却不料尚在原處，不過主人已故，

多虧得寡婦米利安維持撐拄，

也已零落得不堪回顧：

當初此處，本是個海員會集之所，  
如今只剩得客牀一鋪。

彼時以諾，只索暫在她家寄旅，却不把真名吐。

參

原來此時的以諾，憔悴龍鍾大非昔，

因此米利安竟不復相識；

情

那婦人，心地慈悲好饒舌，

常怕客人岑寂，要用些話兒慰藉，

夢

也無非是些村裏的掌故新聞，

因而便談到以諾家中的情由始末：



說嬰孩怎樣天殤，家裏如何貧絕，

腓烈如何把兩個大的孩兒培植，

他如何求婚費心血，她如何始延宕，終失節，

又如何生下孩兒，腓烈如何疼惜——

一層層的詳訴說；

誰知那以諾，竟不現一絲兒的傷心形跡；

直至後來她道：『可憐以諾竟被擯斥，更無蹤跡！』

他這才搖着蒼蒼的白首，現出無窮淒切，

也念道：『竟被擯斥，更無蹤跡；』

又接着一聲長歎息，

喃喃的低念一句「更無蹤跡！」

他却渴望着要與安妮一見：

心忖道：「我欲待再一見她那可人兒面，

巴不得她有快樂容顏。」

這願望，便常繫胸懷難遣，

直至有一日，是十一月隆冬天氣，風寒似剪，

他行行步上山巔，

山下景物歷歷都在眼；

他獨坐其間，回憶當年事，一件件，

覺心中悲愴難言。

忽瞥見，遙自那腓烈住家屋後，

閃出霞光一片，燦爛耀人眼，

他便譬如候鳥見烽煙，

一霎時心似癩，

蹣跚着跑下山巔。

夢

情

夢

原來腓烈的住宅朝街，

山腳下一帶人家，他家最新蓋；

有個後門，通到那荒砂一帶，

(199)

門外有小園方整，圍牆作界，  
園內的長春藤，相傳有年代，  
又有扁柏樹，現出婆婆老態，  
繞圍牆有石子的道兒一帶，當中地，也有條小徑分開。  
彼時以諾不由當中的小徑，

却沿着圍牆，從柏樹背後悄悄挨身進，

爲的是此地較好藏身，

好窺見屋中情景，不至被人家看出心中隱。

但見油光餐桌，鋪列着玻璃銀器亮晶晶；

參

又見熊熊爐火，意態安寧；

那火爐右側，便是當初曾失敗情場的腓烈，

精神飽滿，顏若紅英，

膝頭上，跨坐着個女孩子，

與安妮一樣容形，

髮兒明麗，身材娉婷；

見腓烈，手提着一條帶子，上掛着一個戒指，

頻頻的擺盪，誘那孩兒來搶，

那孩兒，伸着一雙滑膩的小臂，搶了幾回都不濟，

於是惹得大家都笑起；

情 夢

(201)

火爐的左側，坐着那孩兒的母親，

眼看着那孩兒，彷彿很稱心，

又向腓烈顧盼頻頻。

還有那大孩兒，也立近她身，好一個魁梧人品，

正對她說着自己的稱心事，因見他臉上笑吟吟。

情

看至此，忽乍如夢醒，

方知自己的嬌妻已屬人，

方知那孩子雖是他生，却沒有自家的份，

方知那屋裏的溫暖，快樂，安寧，

夢

那幾個孩兒英挺，

原來都另有主人——

他雖則早聞消息預知情，

却耳聞不如目睹傷心，

所以他彼時，不由得痛心幾暈，

因忙把樹枝兒抓緊，

又把口兒掩悶，不敢揚聲，

生怕一揚聲，要像惡風兒刮進，

把那爐邊的幸福一霎時打成齏粉。

他於是轉身，

像竊賊，把脚步兒放得輕輕，

一路扶着牆行，

爲怕暈，要被他們發見蹤影；

悄悄的開了園門，

悄悄的掩上園門，

身向那荒砂進。

夢

情

參

及知園門已杳，

他悲極欲跪禱，



卻因腿無力，便伏倒，口中哀告：

「啊！這未免太酷了！」

悔當初不合把家拋！

啊，巍巍的上帝，你會佑我在那荒島，

還求你允我如今所禱！

求你幫助我，賜我力量，得把我這願心牢保：——

我此次歸來的消息，決不使她知曉。

幫助我能自制，不把她的平安攪。

至於孩子們，難道也不許聞知音耗？

夢 情 妻

(205)

他們不知我，我須索親自往告？——

唉，罷了，罷了！便是我那親生兒，也未必認我此老，

肯把個吻兒相報！」

參

說至此。更無言可告，

情

便心傷暈倒；

旋蘇醒，徐徐起身，

夢

蹣跚着向那淒涼的客舍行，

一路上經過長街小道，

仍念着：『決不使她知曉！』

決不使她知曉！」

這主意，他拿得鐵一般堅，

因此上他良心泰然，

也有時覺得人間太慘，難甘自絨，

便又禱神明，深悔懺，

方寸中，因得始終不亂。

有一日，他問米利安：

「你所說那磨房主人主婦，

她難道不怕前夫尙在人間？」

妻

情

夢

(207)

米利安道：『何嘗不怕？說也可憐！』

你若能證明她前夫果不在人間，

使她的心思寬減，

她必定對你感恩不淺！』

他聞言，因自念：

『總有日上帝要召我歸天，彼時凡事將明見，

我且等着，那時間須不遠。』

從此他靠勞工自養贖；

先做木工，後做箍兒匠，又替船家結漁網，

時或幫人把貨裝，在那些大商船上，

只要他力量辦得到的工作，他無不都嘗，

因而博得些許的資生口糧。

可是這其間祇有勞工無希望，

這樣的人生不堪享；

因此他歸家的一週年上，

他忽覺心意懶洋洋，

繼之以輕微病恙，

從此精神日減旺，欲操勞，更難勉強；

初還不過是不能離房，已而須在椅中躺，

終至須奄奄臥牀。

參

情

夢

(209)

誰知以諾心中卻歡暢；

爲他本盼望死神早降，

巴不得把這世間事早做個收場，

譬那海中遭難的船兒，

見遠處微光盪漾，

以爲是有生命的希望，因而歡暢。

夢 情 夢

原來他在這漸來的死兆裏，瞥見一絲兒的希望；

他心中自思：『將來我死，

便可把我這至死愛她的心地使她知。』

於是他高聲把米利安喚至，

說：『我要和你講一件心中祕密事，却須你對我先起個誓，

須你指着聖經起個誓，——

不等我死後，決不洩露我這祕密事。』

那好心腸的婦人大聲道：

「死？你這人說話無倫次，

這點病兒也夠得上說死？」

以諾又嚴重其詞，催道：『你起誓，指着那聖經起誓；』

於是米利安戰兢兢的指着聖經起了一誓，

以諾這才轉着灰白的眼睛對她凝視。

問道：『這村裏有個以諾阿登你可知？』

她道：『他嗎？我怎的不知！我遠遠見他便認知？』

我慣見他街上行時，昂着頭兒那種旁若無人的舉止。』

以諾答言聲愴又遲遲：

『可是而今的以諾不如斯，他已無人重視；

原來「我」就是，我自知不出三天須離人間長逝。』

這一語，直把那婦人說得瞪目如癡：

『你——就是阿登？——決不是！

他比你至少要再長一尺。』

以諾道：『可是上帝已使我儼如斯；



我自己的悲哀和寂寞，磨折得我至此；  
雖然，你也應知，

我曾經娶過如今腓烈雷的妻子，

你且坐下，我與你把情由細說知。」

他於是把船兒怎樣航駛，

怎樣海中出事，怎樣在荒島棲止，

怎樣歸家，怎樣窺見過安妮一次，

又怎樣的下了決心，怎樣的堅持至此，——

一件件的都和她說知，

說得那婦人淚珠兒如雨絲，

參

情

夢

(213)

恨不得便跑遍那小小的船埠，

把以諾阿登這椿傷心事，

去向人人都報知；

卻因礙於曾起誓，欲行又止，

但說：『你也須和親生的兒女見一見面再死，

讓我去把他們喚至；』

以諾聞言，略略疑遲，

遽又將她阻止。

說道：『婦人啊，你莫要到臨頭還來擾亂我的心思，

你讓我把我的宗旨堅持到死。

你且再坐下，我有一言奉托，

望你聽明白，並牢在心頭誌。

我死後，你可去和她說知，

說我臨死時，依舊愛她，並替她祈求福祉；

若不因有防嫌在我和她中間橫置，

我對她的情愛，並無異當日並頭時。

又對我那女兒安妮說知，

說我會用我最終的一息爲她祈求福祉。

告知我那兒子，說我也曾替他祈天降祉，

並告知腓烈，說他的一番好意我心知，  
他的恩惠，我身在黃泉仍感誌。

我的孩子們，都未嘗識我在生時，  
所以我死後，他們要想一面我時，可聽之，

爲的是，他們究竟是我的親生子；  
至於她，決不可讓她至，

莫讓我的死後容顏將她謊死。

我此番去時，只有一點親骨肉，  
將歡迎我在冥世。

這縷髮便是她的，是安妮當初所賜，

我佩帶在身直至此，  
並曾想將牠帶到冥世，

可是現在變計了，

爲的是，我不久要親見我那娃娃，儘可無須此。

你等我死後，可將這縷髮去還她，

藉以證明我確已不在人世，

好使她寬解心思。」

參 情 夢

他言至此止；

那米利安答言一一都當牢誌，

(217)

他又將她凝視，  
把遺囑重新述一次，  
她又應一聲一切都當牢誌。

那日以後的第三夕，

以諾顏色如灰昏沉在牀席，

米利安時時到他旁伺立，

忽聞海內有巨聲，

將全村房屋震如霹靂，

以諾忽驚醒，遽坐起，張開兩臂，

大聲呼道：「船來了！船來了！我得救了；」  
說罷復仰倒，便命終聲寂。

參

如是，這個義俠的靈魂兒重返天堂，

葬之日好個排場！

爲一村中空前的盛況。

情

夢

(219)

一九二八年九月初版

參情夢

有 著  
作 權

翻譯者 傅 東 華

發行者 開明書店

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 開明書店

改正實價大洋六角五分  
〔實價不計不和外埠酌加寄費〕

桑公議



87

237

6